

“后乡土”时代的理想与追寻

□李生滨

雪归的《风雨磐石》，是中国作家协会2017年定点扶持作品，近日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这部长篇正面写的是“山乡巨变”的现实故事，内里是叙述者心灵的河岸被不断冲刷的感性显现。

雪归定点所在的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在湟水北岸，坐落于祁连山北坡一个溪流淙淙的山谷里，笔者曾几十次驻留和往返。新时代的县城早已旧貌换新颜，周道如砥的马路，热闹气派的吐谷浑广场，开启搬迁新生活的班彦新村……祁连山脉绵延千里，横跨青海和甘肃两省，是土族、裕固族、藏族、蒙古族、汉族等各民族共同的家园。在湟水岸边长大，雪域高原各民族的风情文化留存于我生命的血液里，看到雪归纪实与虚构并置的《风雨磐石》，确实让我感动。她已出版多部中短篇小说集，但长篇创制这是第一部。小说的主线故事少了大开大合的冲击力，总体叙述和内涵却比较饱满，尤其是文本深层“后乡土”时代卑微者自我怜悯的那份情怀，相信会触动读者心弦。

中国是一个农本国家，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也是在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乡土社会”一说，作出了“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论断。“后乡土社会”是由“乡土社会”一词衍生而来。郭长伟与王跃在《破土与重建：“后乡土”时代农村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发展研究》一文中明确指出，“后乡土”时代由于工业化、市场化等的冲击，乡土原有的社会结构得以消解和重构。

雪归在《风雨磐石》的前言中这样说：当时代的春风吹拂每一个乡村，那些曾经被生活的洪流裹挟陷入黑暗和困顿的生命个体，繁衍生息的同时怀着憧憬与希望，凭借辛勤和努力换来生活的美好。一些人、一些事、一些场景，既生动鲜活，也感人至深，让人难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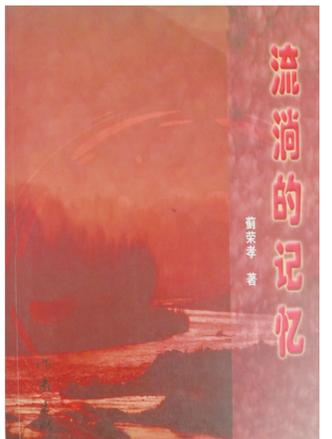
新的时代，新的乡村。如何借小说的方式呈现“后乡土”时代的乡村，对作家是契机也是考验。雪归以她的方式，“铺陈出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新图景，表现出卑微人生中的坚韧奋斗”“两代人在这青葱高原的一隅起自己的精神的高塔”（白描语），“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小说中以草芽儿为代表的年轻人的回归，河湟谷地的村庄玛佑，在铺建了一条返乡之路的同时，也让游子有了一个寄托乡愁的

在柳文学方阵的前沿上，蒯荣孝是特别的一位，以隽永精粹的散文为人称道。翻检蒯荣孝结集出版的《流淌的记忆》，对文学这个概念有了更本真的理解，“文”的本意就有修饰的意思，经他打磨修饰的语言之美让人折服，柳湾作家群似乎无出其右者。

《行走在村庄边缘》中，“我曾经无数次默默站在湟水河边，凝视淙淙水东流向远逝的背影，凝望着对面的山峦、以及山峦的腰间蹲守四季的烽火台，鼻翼处充斥着树木和青草淡淡的气息。”不仅语言十分精粹而且给读者以非常细致的现场情景和感官调度。

蒯荣孝的特别在于用诗的语言垒砌散文，散文中采用了非常多的诗化意象，例如《歌者的吟咏与沉思》中：“叶子，在风的鼓舞鸣彩声里泛红脸庞，在溪水淙淙的吟唱里不由自主地投入清悠悠扬的‘街舞’里；注定激情过后的清寂与往昔的疯狂一齐贮藏，贮存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

农村成长的蒯荣孝，对故土的描述很有情感，文字是讲究的，内蕴里是醇厚的诗意。相对于他的言语独白，我更愿意他描写故乡的文字，这些文字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表达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惦念、农村的成长经历已然成为他重要的文学营养。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基于我们成长于河湟农村的切身体



方。”（王山语）

首先，《风雨磐石》着力乡村视觉之美的塑形。小说中的玛佑，虽是作家虚构的村落，但明显地带有河湟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色，尤其花海农庄的建成，让村庄华丽转身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上山的路蜿蜒曲折，道路两旁，有许多玛佑村民在售卖当地的美食和蔬果。美食多是他们自制的，窰实嫩滑的酸奶酸甜可口，黄澄澄的狗浇尿饼酥软甜香，中间有孔的曲连里酥外脆，绵软润滑的酿皮酸辣爽口，两面煎成金黄的洋芋津津筋道酥脆……这些美食，都是这方地域的人们勤劳与智慧的结晶。他们早出晚归，为络绎不绝的游客提供着价格公道、味美鲜香的特色食品，食材多是当地自产，当天加工，当天售卖，脸上挂着笑的他们用汗水和努力换取美好生活。除了这些特色美食，还有甘蓝、豆角、黄瓜、茄子、西红柿等他们自己种植的蔬果。所有这些，可以让人在瞬间融入田园生活。

这是小说第一节“改天换地的玛佑”里的描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具体践行中，玛佑变成了集高山花海、民俗体验、农事体验、乡村休闲等为一体的活态经济体和生态旅游区。

绿水青山，“后乡土”时代环保意识已深入人心，《风雨磐石》以一个高原乡村打造生态旅游景区的过程为主线，写出了一个乡村的今昔巨变。在玛佑村土生土长的黄志远、李宝林、星成义等人，为了花海农庄的建设不遗余力。如果说，这些人认为是在乡村，改变乡村旧面貌是对生我养我的乡村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而驻村“第一书记”达昊霖，则是广大驻村“第一书记”的代表和缩影。他们帮助贫困村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办实事，带领广大群众脱贫致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无数的“达昊霖”以乡村为战场，在一次次进村入户中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为乡村振兴发展绘就宏伟蓝图。

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的逐渐转变，雪归的小说采取了一种全景式描绘，既有个体的差异性 and 独特性，也有群体的共同面相。尤其是小说中一些人所展现的精神面貌，不乏乡村内在自洽状态的精神气质，让一个虚构的乡村既有颜值，也具时代和历史的内蕴。

金丝茧缚的蝴蝶

□谢彭臻

历史的准确把握和真切审视，也在它于对现实的思考。除了发掘、翻晒我们立足的这块土地上留下的精神文化信息之外，我们还有底蕴立足人性的视角，坚定地面向社会人生，以冷峻的眼光和理性思维去反思历史与现实。

虽然我们可以找寻这样的理由——我们不光需要鲁迅，同时还需要周作人、梁实秋，我们不光需要发汗解表的青龙汤，也需要口舌生香的龙井茶！

可是，社会现实当中有诸多霉变的酵母急剧膨胀，渐次向我们逼压，有些压力让我们自身感到喘息之难，蒯荣孝何尝不是如此感受和感受，但是他谨慎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把目光投注到历史陈迹、如画风景、故土乡情，对自己的创作动能和文学精神向度，《自言自语》中他这样自我剖白：“没有男人的过分阳刚，也没有女性太过的阴柔，我只是按照自己温润的记忆，铅钝的笔触或轻或重、或深或浅地行进自己的缪斯之旅。我并不复杂的生活历程，不可能给予作品无限的张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但是我无法，也不能熄灭业已燃烧在心坎上的那团火般的光芒。至少它们给予我无数个落寞无助的夜晚，仔细聆听那颗心缠绵跳动所留下的声响；至少我生命的苍白些许地有了一抹油绿的色泽，缀饰空白而单调的人生轨迹。”

对故乡物态的描画、气氛的拿捏令人心生羡慕、击节叹服。相比而言，我个人对生活的品味就过于粗糙，甚至可以说是迟钝得没有来得及咀嚼，习惯性麻木几乎磨平了记忆的沟槽。

尽管蒯荣孝近几年的创作对现实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有所领悟和反思，但也是包裹在修饰的文字里，这是感性的，总感觉欠缺一些理性的力量。克制，无时无处不表现在文字背后的情感里，譬如《生长的村庄记忆》中：“当太阳余晖的鞭梢快速地抽打城市失眠的神经时，当月亮孤寂的泪水慢慢浸淫城市湿漉漉的衣襟时；当星辰无助的手悄然捧起城市粗重的喘息时，城市的委蛇和困顿、迷茫和倦怠、抽搐和呻吟就不由自主地附着在城市发达的思维里，城市缜密的逻辑开始成为被告，接受大自然的审判。”“城市一味地摒弃和接纳，使得城市的季节只存在于词典的诠释之中，使得城市的版本无法及时升级。”

在种种主义泛滥的今天，蒯荣孝的文字是文化散文抑或是乡土散文并不好定位，但这无关紧要，无论怎样“定位”，它根本上还是文学品质，最主要的价值要素在于情感的厚度以及思辨的深度，在于它对

其次，《风雨磐石》着力探寻乡村的文化之美。小说中黄志远父女二人着力于村志的编撰，在村志最终出版发行时，作者借县志办主任达春山之口这样说：“玛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民风淳朴，家风优良，玛佑在这里繁衍生息，历经沧桑。今天，欣逢盛世编修村志，整理族谱，也顺应了‘盛世修志’的潮流。”

为村志编撰、为乡村手艺人谋出路，主人公黄志远可谓不遗余力，他是一个难得的不断思考乡村变革和振兴的农民代表。这样的人被树立起来，自然让乡村文化在兴业富民、融合发展方面有了更新和发展。除了村志，小说浓墨重彩写到了搜集、保存、陈列和研究农耕生产工具以及民间工艺品的乡村博物馆。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公共文化机构，博物馆的力量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力量，是植根于文化传承、致力于文化传播和保护的现代媒介实体。《风雨磐石》中“土味”十足的乡村博物馆，是乡村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呈现载体，它的建成，既富民族特色，又具地方色彩。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就一个乡村而言，文化同样不可或缺。乡村有了文化的滋养，就有了别样的气韵。厚植文明，滋养“文化之魂”，乡村才能在振兴之路上阔步前行，步履铿锵。

最后，《风雨磐石》着力于新时代的留根守魂。出走与留守，打工和回乡，时代的力量在冲击人们内心的河岸。乡村的根在哪？人的魂在哪？这是作家之问。中国作家网总编辑、作家陈涛认为，《风雨磐石》“多角度的乡土情感与文化观念熔铸在多维叙事之中，六十五封写给自己的不断向着内心世界开掘的信，与一个乡村走出贫困的故事穿插并进，描摹出两代人的朴素愿景。”赵泉民、井世浩曾在专门的研究文章中谈到，在“后乡土”时代，原有的宗族文化、商业、社会网络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各种挑战，中国的发展不能走老路，需要创新能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给人们新思路，玛佑村在驻村“第一书记”达昊霖和村干部黄志远的引导下走上了集体富裕的振兴之路，在集思广益的发展中留住了乡村的根脉。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雪归并不因现实的残酷本质就以文字消极对抗，借用笔者对“后乡土”时代作家情志考量，雪归也是“坚守自己的内心、敬畏人生存的现实境

遇，贴近自己悲悯的人去寻找文学的力量”。这种精神气质无疑是乡村的灵魂与根脉所在，是引导一代又一代人着力向上的文明之“力”。尤其是小说中的黄志远，不论是他的功成身退，还是拒绝与高万香的苟合，或者坚决拒绝不学无术的儿子在村志编委中挂名，这种视人格操守为做人之根本的表现，无疑是中国优秀农民的代表。黄志远的身上所体现出的淳朴、热情、善良、醇厚、勤劳、务实、大度等一系列品质，浓缩了中国农民的精神之魂。

乡村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价值，主要包括历史文化价值、精神聚合价值、社会经济价值。故乡至今依然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情感皈依之地。雪归出生于河湟农村一个平常的农民家庭，现在工作和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丛林中，无法更多地亲近土地和庄稼，她试图以文学的形式去追寻自己的回乡之路。《风雨磐石》中，当鲜花盛开的村庄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多彩的民族风情、丰厚的文化底蕴彰显河湟的大美与丰厚；当石匠、木匠、口袋匠、擀毡人等传统手工业者一个个登台亮相，诉说过往的艰辛以及对未来的希冀；当磐石与草芽两个不同意象与人物的坚韧、成长等状态高度契合；当乡村文化与乡村振兴“邂逅”，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书柜、八瓣梅、博物馆、烽墩等等类类，以及众人合力建设的花海农庄，无一不是这三种价值的体现载体。

其实，人类的精神和情感是相通的，人无法出卖灵魂以换取知识、爱情和财富，人生的深邃或者说崇高来自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风雨磐石》中，“他视角”的第三人称叙事和全知视角的“我”记录自己心路的六十五封信构成双线叙事的独特结构，外在叙事与内心独白错位映照，丰富了叙事的内涵和文本的张力。同时，诗体悲剧《浮士德》潜在阅读构成更深层文本驱动力，以镶嵌的方式与叙述者深层的情感交织，深化了小说叙事主体的德性考量和哲学思辨，看似简朴的乡村振兴的写实故事，因“后乡土”时代精神的多元把握，带给故事鲜活而深挚的意蕴，多了生活理想和精神的探索。

“童趣如泉，有的时候要从记忆的沟坎中挖掘，闲心大可不必担忧，丢弃世人之所忙，即可；艺术？生活？其间表演的成分过浓！”就很有禅悟的味道。

“扑在书籍上如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不同的人获得不同的构建，不是智慧就是大便便便。”则多思辨的色彩。

从历史的眼光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应该是历史的一个特殊的横切面，既有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也有新的文化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走进了高楼、手机、敲打着电脑键盘的精神乞丐。在此境况下，文化人担荷起怎样的历史使命应该有一声自我诘问，一种自我期许。

以蒯荣孝的文学敏感，他肯定做过一些思考——真正健康的社会框架，除了丰厚的物质经度之外，还应当有价值观的纬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将探照未来的行路。说这一层的意思是，我们不仅有义务擦拭被现代物质文明的尘垢遮蔽了的农村依然存在的生机与诗意，更有责任完成对拜金主义和强权意识的矫正与反拨。

就文学的技术性而言，他具备向文学大树更高的树冠上攀爬的条件和能力，但是年过不惑，我看到的他仍攀抱在大树枝干上咻咻喘息。有这样的语言质地，我认为在文体上的拓展是不难的，向诗歌的转进自不待言，即便是在小说创作上牛刀小试也许不遑多让。但是，正如蒯荣孝自己所言“逻辑和思辨的痕迹使阅读充满细腻感。”这可能是他即将要面临的瓶颈。

对于语言，我还有一些额外的建议，散文中的有些语言过于花哨，某些段句实际上经不起推敲，有一种虚浮的装饰，对此我以为——有些文字是可以简净一些的，过多的装饰只能是负担，虽然可能会迎合某些编辑的味觉偏好，雪压青松固然赏心悦目，但是枝干的负担过重了，希望抖落那些阳春白雪的装饰，因为照耀读者的还是作者思想的光芒。

我并不是要把蒯荣孝手里的七彩笔戳穿，硬要塞给他一把匕首或投枪，在搭建现代人精神殿堂的脚手架上我们没有理由缺席。作为文友我期待蒯荣孝先生挣脱金丝的茧缚，振奋羽翼翩然而飞。

湟水河谷 (代序)

□周存云

1
很久以来，我一直以为美好的一切都在那遥不可及的远方。

三十年前，我怀揣着一个乡村少年的梦想从湟水岸边的小村庄出发时，并不知道将会在生命的途中经历什么，最终将会到达哪里。

当我一点一点地把梦想种植在现实的大地上，在生长与成熟的过程中，我的心灵经历了一次苏醒，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我在我走过许多日子，经历了许多的人和事之后，又一个秋天悄然而至时，我恍然惊觉生命深处对光明的柔情，仿佛温暖触手可摸，我终于抵达内心的平静。

2

那天，我在湟水岸边沐浴着柔软的阳光，白杨树金黄的叶子使蓝天显得更加深邃，一对喜鹊嬉闹着从我眼前掠过，几只野鸭子在河水中逆流而上，欢快而又安逸，牛羊在安静地吃草，一群麻雀突然从草丛飞上了树梢。眼前的景象，仿佛使我穿行于过去，拥有如梦般美丽的回忆。我在宁静的时光里，沿着一条河回到从前，把那些翩跹的翅膀从高渺天海的岸边收回，把那些成千上万的花瓣捧在掌心，感受天地自然的恩赐。

3

在青海之东，长达近四百公里的湟水河谷，以她的纯朴天然和宽容弥漫着鲜活的生活气息。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这里的每一缕空气，花香扑面，一种天堂般的宁静和祥和，仿佛抹去了生命历程中的苦难和艰辛。

万物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我觉得自己就是河水中的一块石头，一粒石子，或者是更为细小的沙粒，在时光的浸润中，趋于沉寂和平静。就像岸上的一株草，那些绿过的日子，那些被风摆布无法把握的日子，那些期待和梦想随着生命一起成长的日子，此刻都在一种不断延伸的宁静中，轻轻地打开，而内心的安宁，使我更加清楚地看见了命运的面孔。

4

湟水河像一条飘带从西向东贯穿乐都，使这个经历了岁月沧桑的南京古城平添了几分灵动的美，这也是湟水河谷中较为宽阔的地带，多年来，我一直习惯于在河岸边漫步，我在草滩、小树林、公园中接近自然的同时，也在两岸雨后春笋般耸起的楼群间看到了时代的速度，看到了古城的

5

我曾到达湟水河谷不同的区域，也曾走进黄河谷地的腹地，无论是都市的繁华和喧嚣，还是田野的舒缓和静寂，都让我感到无处不在的熟悉和亲切。每到一处，我都喜欢沿着河岸漫步，一如从前，一如当下，我总感觉一种似曾相识的温暖，使我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此时，我顿悟对一个地方心存念想或对一种陌生的风景产生惊讶，是因为踏行与此，欣喜地发现它如此符合梦中的家园。

6

抵达内心的平静，是这个季节我最意外的收获，生活竟以这样平淡的方式给我的生命留下了再也无法抹去的记忆。当我不再追逐什么时，我已隐藏了岁月的锋芒，开始一种平静的生活。

“花问果实：果实啊，你在哪里，你离我还有多远？果实说：花呀，我就在你的心里。”泰戈尔的诗句如透明的火焰，点燃我的心灯，洞穿远方，一次次抵达旅途的念想，走向梦中的家园。

7

夜色之中，一定还有晶莹如梦的存在，即使不在我的视觉之内，却一定潜藏在一个温暖的所在，我已把这个季节的味道、气息藏进每一颗新鲜的浆果之内，在那一滴水穿越了黑暗和孤独之后，在浓郁的思念中凝聚成露珠，在一片萎黄的草叶上写下爱的证词。

8

秋天最后的一个节气就要来临了，但秋霜不是隔开时间的屏障，在大雪覆盖之前，霜染的叶片正以它们生命最辉煌的姿态吐露心语，不只是在这个季节，你才被如此深切地思念。

今夜星辉依旧，而我面向养育了我生命和梦想的千年河谷，以一朵花的姿势，重新开始芳香四溢、望眼欲穿的守望。



张传荣 摄